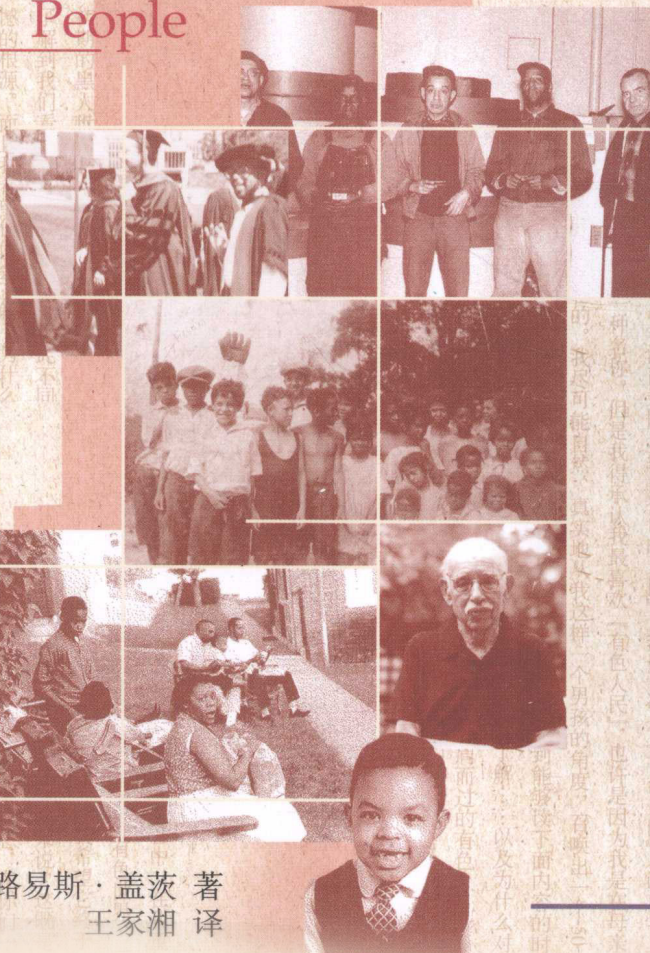


Colored People

有色人民

回忆录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家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有色人民——回忆录

[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家湘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10 - 576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有色人民:回忆录/(美)盖茨(Gates, H. L., Jr.)著;王家湘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1

(未名译库 未名·前沿)

ISBN 978 - 7 - 301 - 17816 - 4

I. 有… II. ①盖… ②王… III. 回忆录 - 美国 - 现代 IV. 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7077 号

Henry Louis Gates, Jr.

Colored People

Copyright © 1994 by Henry Louis Gates, Jr.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书 名:有色人民——回忆录

著作责任者:[美]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著 王家湘 译

责任编辑:初艳红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301 - 17816 - 4/I · 2263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alice1979pku@pku.edu.org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刷者: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销者:新华书店

965 毫米 × 1300 毫米 16 开本 12.75 印张 194 千字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 - 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西弗吉尼亚州的矿产县出生长大。他以最优异的学业成绩在耶鲁大学历史系毕业。他是《时代》杂志驻伦敦的记者,后获剑桥大学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他经常为《哈珀》杂志、《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村之声》等撰写文章;他本人的作品有《黑人形象》、《意指的猴子》(此书获“美国书奖”),及《开放经典》等。 he 现在是哈佛大学杜波伊斯人文学教授、哈佛大学美国黑人研究部门主任。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

» 001

《未名译库》
出版前言

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一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骢、罗大同、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芃、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即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有计划地引

进外国先进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使“未名译库”真正能成为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译者前言

第一次见到盖茨教授,是1986年9月。我作为鲁斯学者在康奈尔大学研究美国女性文学。由于在国内没有机会接触到黑人女性作家,我希望和盖茨教授的博士生一起研究黑人作家。那天在他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我尊敬地称他为盖茨教授,而他的第一句话是:“叫我斯基普。”从此开始了我们长期的师生加朋友的关系。

斯基普热情地帮助我这个倾情研究美国黑人作家的中国学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引导我一步步深入到黑人历史、文化、习俗和文学中去。我们共同设计了我回国教研究生黑人文学的书单,他资助了全部学生用书(12种,每种12本)。当他得知我在撰写《20世纪美国黑人小说史》,需要进一步补充资料时,又邀请并资助我去哈佛大学的杜波伊斯美国黑人研究所做研究,使我最终得以完成这项工作。

《有色人民》是斯基普的回忆录。他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自己在西弗吉尼亚州皮德蒙特度过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以一个小镇少年的亲身体验,反映了20世纪50和60年代的有色人世界和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他对人生的思考,他的敏感、幽默、真情、文采,使得这部回忆录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同时也为了解作为学者的盖茨提供了审视他心灵的素材。正如作者自己在本书中所说:“我想学会怎样做一个自由的黑人,怎样做一

个人,怎样能够在尘世中生活而又和上帝在一起,怎样能够质疑传统和价值观而又不被踢出群体,怎样能够珍视社区和秩序、家庭和集体,而又不必为了被接受而压制自己的疑问、怀疑和矛盾。”而这些,也正是人们终身思索求解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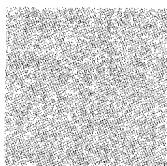
我记得我成为有色人的确切的那一天。

佐拉·尼尔·赫斯顿

什么人，父母、教师，或仅仅是个文学评论者，竟敢告诉我不要表现得像个有色人？

阿纳·邦当

献给老亨利·路易斯·盖茨，
并纪念
宝琳·奥古斯塔·科尔曼·盖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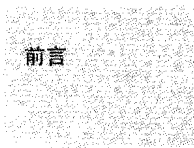
前言

亲爱的玛吉和赖莎：

我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诞生其中的世界，一个养育和支持了我的世界，已经神秘地消失了。我心底最为隐秘的恐惧是，如果公园大道上的某些董事们认定，在别处建立一个全新的造纸厂比对一个百年纸厂进行大检修更为有利，西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将不复存在。那时，他们会关闭厂子，正如他们关闭了坎伯兰的瑟兰尼斯人造丝厂、匹兹堡的厚玻璃板厂，以及凯利-斯普林菲尔德的轮胎厂一样。小城将会死亡，但是我们的人不会迁移。他们不会被迫迁移。因为对于他们，皮德蒙特——依偎在阿勒格尼山脉和波托马克河谷之间——就是生命本身。

我给你们写信，是因为我们驱车回家的那一天，你们问你们的母亲和我，民权运动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指着二号公路边的一家汽车旅馆说，曾经有过一个时期，我不能到那里去住。你们的母亲可以，但是她不能和我一起去住。你们两个望着我们，就像我们撒下了你们听到过的最大的弥天大谎。因此我想到了给你们写信。

我写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华盛顿市，正往国家动物园走，你问我认不认识我刚刚和他说过话的那个人。我说不认识。赖莎，你主动提出说，我在大街上和一个陌生人说话，使你感到很尴尬。



这使我回忆起了和父亲一起到匹兹堡去的那次旅行。在离开他的朋友奥齐·华盛顿的姐妹家的路上,我听见爸爸和一个有色男子说话,接着看见他向这人的妻子轻轻触了一下帽檐(爸爸喜欢好的帽子:上班戴有帽舌的软帽,星期日戴圆顶礼帽)。当我问他是否认识这些人,为什么和他们说话的时候,他说,你就会这么去做的。

去年夏天,我坐在意大利一家路边咖啡店里,三四个意大利“黑人”,还有十几个肤色更黑的非洲人从那儿随意走过。每个人都和我说话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每个人都稍稍点了点头,或向我一瞥以示打招呼,很微妙的。在我成长的年代,我们相互之间总是这样做的,我们是在白人的海洋中擦肩而过的船只。

然而在黑人和白人混合的环境中,有某些黑人会避免用这样的方式和你打招呼,特别是当你们俩是主动和白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你要做的就是自我歧视的话,那就不要到白人那边去——爸爸至少对我这样说过一千次。我认为他的意思是,我们不应该出于习惯或恐惧而相互依附,或者使用保护色以回避像其他人那样生活的风险,或者利用族裔性逃避自我探索、逃避在种族混合的熔炉中造就新的自我的可能。你的黑身子,他会大笑着说,已经是混合的了。

但是有其他的原因使人们不信任这种反应——点头、眼睛的一瞥、轻声的招呼。

其中一个原因是不满于把你和你不认识的、其中大多数你永远不会认识的三千万非洲裔美国人给归并在一起。完全出于种族主义的偶然,把我们与我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共同点的人捆绑在了一起,仅仅因为我们是“黑人”。三千万美国人是黑人,而三千万是很多很多人。有朝一日你会感到奇怪:一个叫迈克·泰森的人的不端行为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觉得受到了牵连?当我能够感觉到种族自豪的时候,又怎能不感觉到种族的反责?

而且,也有因为自己是黑人而感到难堪的黑人,他们不愿关心种族,

不愿关心其他的黑人。做有色人的一个更为痛苦的事情是在公众场合、还有其他有色人在场时做个有色人,这些人因是有色人而感到难堪,我们都是有色人、而且一起出现在公众场合而感到难堪。似乎在说:“黑人,劳驾消失掉,这样我可以有自己的白人?”似乎在说:“我是个和其他黑人不一样的黑人。”似乎在说:“我是一个人——让我做一个人!”

我青少年时期和成年后,很长时间都认为这些人背叛了种族。我常会走到他们面前,当他们看上去像是想“逃逸”的时候,大声带着挖苦的口气称呼他们兄弟或姐妹。到我去上大学时,我把“转变”班里误入歧途的同学作为一项严肃的工程、一种政治义务。

过去我常常把特有的嘲笑留给总是因种族中另外一个人而感到难堪的那些黑人。一个肤色太黑的人,一个太“招摇”的人,一个太“不对劲”的人,一个敢于在公开场合穿红色衣服的人。我们常常相互说对方招摇和不对劲。黑鬼招摇,不对劲。“招摇”带有三层含义:说话声音太响,穿得太花哨,还有就是太招摇。

当我还小的时候,我就知道,一旦被一个全白人小区或学校或俱乐部接纳后,许多黑人会是第一个非难其他黑人的人。“使种族难堪”——到处都是这类词语。因此,我们这一代中有许多人搞些古怪行为,以表示对这些责难的嘲笑。比如当众吃西瓜,大声地、快乐地吃,而且把瓜子吐在马路中间,红色的汁液顺着我们的面颊流下,聚集在下巴上。或者对满头缠结的头发感到最大的自豪。哈里舅舅以前总说他不喜欢西瓜,我知道这是谎话,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在他到波士顿大学神学院上学之前,看见过他狼吞虎咽地吃下一块又一块西瓜。但是他转变过来了,正如他转变过来把上帝和耶稣基督画成黑皮肤,还有所有的六翼天使和小天使也画成了黑的。而我,从另一个方向,也逐渐转变过来,不再力图告诉别的黑人怎么做黑人。

你们记不记得,一个星期日的早晨,我和你们的妈妈一大早把你们叫醒,就为了看纳尔逊·曼德拉走出监狱,他怎样用了两个小时才出现,你

们俩怎样都想回去睡觉,后来又想看卡通片?我们怎样开始担心,是否在他往外走的时候出了什么不幸的事情,因为时间耽搁得太久了?而当他终于走出那个监狱的时候,曼德拉的高贵、庄严、他挺直的背和高昂的头又使我们怎样地激动、泪水盈眶?我想,那时我感到,那儿走着的是黑人,正如爸爸可能会说的那样;那儿走着的是整个非洲的人民,和任何一个国王一样无比庄严。我具有的那种感觉,那种在我看见纳尔逊·曼德拉,听着马哈里亚·约翰逊唱歌,观看穆罕默德·阿里拳击,或倾听马丁·路德·金讲话时产生的无比激动的认同感,正是我所认为的作为有色人的部分含义。我意识到这种情感可能并不符合逻辑,可是我想两者兼而得之。这就是为什么我仍然在大街上对黑人点头或说话,为什么当非洲裔意大利人经过米兰的咖啡馆我坐的桌子和我打招呼时我感到这样爽。

我希望能够对杰西·诺曼的咏叹调、穆罕默德·阿里脚步的移动、迈克尔·乔丹的灌篮、斯帕克·李的电影、瑟古德·马歇尔的意见、托尼·莫里森的小说、詹姆斯·布朗的骆驼步歌舞感到特别的自豪。尤其是,我喜欢在没有人看着你、周围没有白人的时候共享文化上的亲密无间的那个自然时刻,不管是什么形式的文化表现。如乔·路易斯的拳击,我父亲至今还在谈起,那是构成我们生活的固定的保留故事节目的一部分。他形容路易斯是怎样这么多次数、这么猛烈地击打马克斯·施默林,而在比赛后有记者问他:“乔,如果最后一拳没有能够把斯默林击倒,你会怎么办?”时,老乔是怎样毫不犹豫地答复说:“我会跑到他后面去看看什么东西在撑着他!”你看到过他在讲述这一切的时候眼睛闪闪发光。

即便如此,想到不能成为其他群体的一部分、不能通过选择亲和性来构建自己的独特性、对于我来说种族必须是最重要的东西,对此我是十分反感的。在自己的墓碑上刻着:这里长眠着一个非洲裔美国人,这是我要的吗?因此我感到无所适从。我想要做个黑人,了解黑人,尽情享受在任何具体的一刻我会称之为黑人性的一切——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要从另一面出现,以感受一种既不是不分肤色又不是简化成仅有肤色的人性。

巴赫以及詹姆斯·布朗。寿司以及炸鲰鱼。部分的我佩服那些能够一本正经地说他们已经超越了对任何一个特定的群落或集团的依恋的人……可是我总有个愿望，想要跑到他们后面去看看是什么东西在撑着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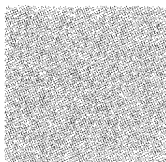
我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黑人。我不是诸如纽约、芝加哥或洛杉矶这样的黑人大都会中土生土长的一员。我也不能声称自己是“世界公民”。我来自并属于一个地方和时代——西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那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一个不同的世界。因此这不是一个种族的故事，而是一个村庄、一个家庭及其朋友的故事。一个有着种族隔离下的某种平静的故事。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期辉煌的黑人觉醒最使我痛心的是，我们丧失了我们的幽默感。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进步的政治是排斥幽默感的。

我猜想，在你们一生中，你们会从非洲裔美国人到“有色的人民”，到再一次是“有色人民”（语言学上短缩的趋势是很强的）。我本人不在意任何一种名称。但是我得承认我最喜欢“有色人民”，也许是因为我是在母亲的声音中，在我童年深棕色的氛围中听到它的。我尽可能自然、真实地从我这样一个男孩的角度，召唤出一个50年代的有色世界，一个60年代初期的黑人世界，以及60年代后期的黑色世界。当你们长大到能够读下面内容的时候，我希望它终于能够使你们了解到我们看世界的眼光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哪怕只是少量地了解……以及为什么对于我来说，这既是快乐也是遗憾的根源。而且我希望你们会了解，为什么我继续和在街上擦肩而过的有色人说话。

致以爱，

爸爸

西弗吉尼亚，皮德蒙特
1993年7月8日



目录

前 言	001
-----------	-----

第一部分 圈子会打不破吗？

第1章 有色人民	003
第2章 黄金时段	015
第3章 湿毛狗和白人	025
第4章 在厨房	0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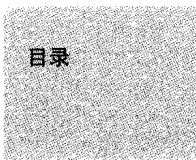
第二部分 家庭画像

第5章 山上	045
第6章 南下坎伯兰	057
第7章 打棒球	066

第三部分 在奥查德区

第8章 时事	077
第9章 杂七杂八的爱	087
第10章 入教	097

>> 001



目录